

文史拾零

## “元宝”的称谓

□许晖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原来，唐高祖李渊即位后，废除了隋代的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钱。武德是唐代的第一个年号，因此称“开元”，是开始新的纪元、开国的意思，这就是“开元通宝”中“开元”的来历；“宝”是珍宝，用为钱币之名；“通”是通行、通用之意。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亲自书写“开元通宝”四字铸在钱上，四个字的分布是：“开”在上，“元”在下，“通”在左，“宝”在右。本来应该按照“先上下后，次左后右”的顺序读作“开元通宝”，但民间却往往误读作“开通元宝”。虽然《旧唐书》说“其义亦通”，但其实是“不通”的，因为“开元通宝”意为开国通用之宝，而“开通元宝”如何解释呢？“元”字就没了着落。

到了宋代，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宋太祖的第一个年号是建隆，但他已经不明白“元”是建元之意，因此误为“宋通元宝”，宋代通用的元宝。这时的“元宝”一词，已经成为所铸钱的代名词。

到了宋太宗时期，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至是改元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复冠以年号如旧。”这可真够混乱的，一会儿是正确的“通宝”，一会儿又是错误的“元宝”，从此就再也分不清二者的区别了，“元宝”的称谓遂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地沿用了下来。

（《天津日报》）

名人轶事

## 师恩何以报

□贵翔

最近在几个文友群中多次看到讲述欧阳修与苏东坡师生之谊的帖子。这些帖子，一方面歌颂身居高位的文学大家欧阳修，以宽广的胸怀，主动让贤，提携晚辈苏东坡的高尚品格，并引用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的原文：“读苏轼书，不觉出汗，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另一方面，赞颂苏东坡不忘师恩的美德，他不仅在文章信札诗词中170余次提到欧阳先生，还为欧阳修及家人撰写祭文五篇。特别是在欧阳修去世17年后，苏轼第二次外放杭州时还专程去拜望欧阳修当年为他引荐的名僧惠勤和尚，并把惠勤和尚圆寂庙中的一口井，命名为“六一泉”（欧阳修先生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与苏轼的师生之谊绝对是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是世代学习的楷模。而我想要补充的是，东坡先生报答师恩的方式中，除了心中挂念，常有书信问候，登门拜望，身后悼念、缅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容忽略——那就是他能够像老师一样，慧眼识才，提携文学新秀。如世人熟悉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和秦观。

苏轼在《答李昭文书》中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知，而轼独先知。”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晚生后辈文学成就的肯定和欣喜。就拿秦观来说，他与苏轼交往时已经29岁，还只是一个自恃才高，略显轻狂，没有功名的“文学青年”。但苏轼欣赏他的才华，且能够理解他心中的失望和痛楚。苏轼一方面写信鼓励他不要失去自信，继续努力；另一方面，苏轼向王安石等身居高位的大家举荐秦观。正是由于东坡先生不遗余力地推荐和宣传，秦观才逐渐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成为宋词中独树一帜的人物。

（《今晚报》）

# 曾经沧海难 缘来不可说

热历史

□张翼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句很有名的诗，作者是唐代诗人元稹。诗是写给元稹原配妻子韦丛的，没有太大争议。韦丛是官至太子少保的韦夏卿的小女儿，嫁给元稹之后，一度“吃不饱穿不暖”，按元稹《祭亡妻韦氏文》的说法，韦丛“不悔于色，不戚于言”，白居易为元稹写的墓志铭里提到“前夫人韦氏，懿淑有闻，无禄早逝”，也是称赞韦丛的品德高尚、惋惜其不幸。无论如何苛责元稹，这五首《离思》诗，都是感情真挚、感天动地。曾经沧海者，无论恋人、夫妻或者邂逅、一眼千年，可以读出许多人生难得两相知的况味。

前不久，陕西咸阳洪渎原考古发现了元稹第二位妻子、也就是正儿八经的续弦裴淑的墓。考古发现，晚于元稹去世的她没有和元稹合葬。按照墓志的记载，裴淑的墓葬修建于元稹墓东“数步”，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太吉利。

有学者推断，这是因为主持葬礼的元道护，也就是元稹唯一的儿子是庶出，不合葬很可能有他“强调自己的话语权”并“淡化”庶出身份的考量。“阻止父亲和继母合葬在一起”。另外，好巧不巧，裴淑墓志的撰写者韦绚，系元稹的女婿，其妻子是韦丛的独生女，这女婿可能也不大乐意让裴淑与老岳父合葬。有没有对错，一定有的，当事人在不同立场可以争一争、辩一辩，千载之下，最好沉默。元稹大才，困顿多情，零落成泥、身后飘零，想想真够悲催。

只是前述的“庶出”，不知道何



◀连环画《元稹》

所指。如果是婢妾所生，那么，元道护似乎就是元稹的小妾安氏所生，所以管裴淑叫继母，好像有道理。但是早有一种记载，而且是在有关元稹年谱的文稿里，元道护原名“道保”，是裴淑生的，也就是说元道护是裴淑的亲儿子。裴淑也是明媒正娶的后老伴，严格卡住“非正妻所生”，大概也可以算庶出。如果真是这样，按常理，元道护应该极力主张其母裴淑与其父元稹合葬，这样不是更有利于强调其正统身份和话语权吗？况且，这个时候，元家似乎再没有其他能主事并与其抗衡的男丁，让其父母同穴合葬不是更好吗？

时代不好，生活艰难。韦丛先后生了五个子女，四个夭折，只有一个女儿存活下来，长大后做了韦绚的妻子，名叫“保子”，也有个“保”字。韦丛早去世，元稹为其写了祭文；安氏也去

世早，元稹为其写了《葬安氏志》，虽然篇幅不长，但情真意浓，读之令人怆然。这似乎又是一个打不开的魔咒。

按照卞孝萱先生早年考证，元稹本人出生在一个“父老母少、受异母兄歧视”的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去世后，他和寡母被迫离开这个家庭，过了若干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段历史，对元稹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没想到，多年之后，他的孩子元道护，也要在近似场景中做出抉择。所不同的是，生命力顽强的元道护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小，前面没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可以给他气受，虽然其庶出的身份依然是一道千钧重压。解开这道疙瘩的方式，也多少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笔者认为，“心外无物”，至于风水与否，只是一个因子而已。

（《衡阳日报》）

## 北京长城考古首次发现“武器仓库”

史海钩沉

□罗鑫

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西段，一处建筑基址出土摆放整齐的59枚石雷，考古工作者综合判断该建筑基址为长城沿线存放武器的库房。这是北京长城考古首次发现此类性质的建筑。

据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介绍，长城沿线或许还有很多这种“武器仓库”，将颠覆以往的认知。石雷被称为简易版“古代手榴

弹”，是明朝长城守卫中常见的武器。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块，中间有一个圆孔，用来填装火药。填装后把口封上扔出去，既能砸中敌人，又会产生爆炸的威力，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尚珩说。

据了解，考古工作者在对八达岭长城西段开展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敌台、马面、登城便门和部分长城墙体；其中一座实心敌台顶部修建的石砌炮台设施，在北京地区系首次发现；在60号、61号敌台内侧发现

400多枚石雷，为北京历次石雷发现数量之最。此前，北京长城考古在长城敌台顶部发现明代火炕、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还出土了锅、盘、碗、剪刀、铲子等生活用具，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

近年来，中国推进长城国家公园建设，北京加强长城文化带的保护传承利用。自2000年起，截至2022年底，北京共开展长城保护工程110余项，逐步从一般性抢险加固向研究性修缮转变。

（《光明日报》）

## “戛然而止”的“戛”是一种兵器

□许晖

“戛然而止”这个成语常常被人误写成“嘎然而止”，根本原因在于既不知道“戛”字的读音，也不懂得“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戛”的读音为jiá，从小篆字形来看，上“首”下“戈”，显然指斩首之戈。《说文解字》：“戛，戟也。”不过戈和戟还是有区别的：戈是平头的，刃向下，可横击，亦可钩杀，但是不能刺；戟则是戈和矛的合体，在戈的头部再加装一个矛尖，用于刺击。戟的

实用性比戈强，因此逐渐取代了戈，成为古代战争中士兵的主要武器。

东汉学者张衡《东京赋》中有“立戈池戛”之句。戈较短，因此可以立在战车上，此之谓“立戈”；“池”是斜倚之意，戛比戈长，因此要斜倚在战车上，此之谓“池戛”。由此看来，斩首之戈的“戛”的形制很像长矛或戟。

“戛”既是戈，当然可以敲打，因此“戛”有敲击之意；而两戈相击，撼人心魄，于是用“戛戛”来比喻诗文的生造或创新。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形容钱澧的五言诗“风连巫峡

动，烟入洞庭宽”和七言诗“门接山光来异县，墙分花气与芳邻”，皆戛戛独造。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赞高冠瀛的文章“喜戛戛生造，硬语盘空”，都是这个意思。

与“戛戛”的造词方式相似，两戈相击，突然停止，即成语“戛然而止”，形容声音被打断而突然终止。清代文学家李绿园所著《歧路灯》第十回《谭忠弼鞫君北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描写戏正唱得热闹时，戏台上突然出现三只小狗到处乱跑，“原来是戏班子里养的金丝哈巴狗。那看戏的轰然一笑，几乎屋瓦皆震。忽的锣鼓戛然而止，戏已煞却”。锣鼓声恰似击戈之声，戛然而止，真是形容得绝妙。

（《北方新报》）